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4年1月29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

张媛媛

编辑：

鲍涛

美编：

王蓓

校对：

刘辉

年味

□肖刚

小时候的年味是甜的，像一枚糖果，甜在心上，却舍不得放进嘴里，衔到了嘴里，却又舍不得咽下，整个春节，都是甜的。

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告诫我们：“离年近了，不要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言语！”这种沿袭的习俗更像是一种古老的禁忌，看母亲说得郑重又严肃，我们立刻变得虔诚而小心。年，从那一刻起，就算进入倒计时了。

而真正的忙年，却得捱过腊月廿三，小年一过，吃了糖瓜，辞过灶王爷，那种感觉好像烙饼一样啪嗒一下就翻了面。先前是在一天一天地盼望着过年，忽然就觉得不再是盼望了，而是年像汹涌澎湃的钱塘潮一样一浪赶一浪地紧逼了过来，让人紧张又惶恐。

蒸馒头、摊煎饼、做豆腐、扫舍、祭祖、置办年货……许多的事挤挤搡搡地拥过来，搞得头都有些大了。那个年代，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，耗时又费力，但是生活的参与感更强烈一些。

就连小孩子也不会置身事外，只要有了劳动的能力，都会找到自己的“营生”。我记得我最爱做的事情是烙猪头，那时平日里吃肉少，年节里一些单位都时兴拿猪头当福利，有时单位不分，父亲也会想方设法去搞一个，所以，每年的猪头成了年货里的重中之重。

猪头拿回来，摆在小饭桌上，刮了毛的样子好似经过了美颜，眼睛闭合，嘴巴微张，倒是有些憨态可掬，只是上面还有一些残余的猪毛需要去除。去猪毛的方法很多，可用黄香，也可用沥青拔除，可惜这些我们都没有，只好用土办法——烙铁烙。烧红的烙铁按在猪头炫白的皮肤上，青烟腾起，留下一道道黄的印痕，猪毛的焦糊味在屋子里弥漫着，可那残余的猪毛好像总也除不净，倒是那猪头面不改色，一直像是微微地笑着。

最热衷的是做豆腐，虽然繁琐而苦累，但正因为工序繁琐，才激起我们的兴趣与好奇，况且，还有一年一度的豆腐脑可饱口福。推磨一般由我们兄弟承包，姐姐负责往磨眼里添豆子，推磨又累又枯燥，起初还数着圈数，后来可怜巴巴地望着盆子里的豆子，只嫌姐姐添得太慢，熬到最后，好歹还有那碗嫩白爽滑的豆腐脑在眼前一晃一晃，成为坚持的动力。豆子磨完了，用细纱布把生豆汁过滤到大锅里，烧开，点上卤水，豆腐脑便朵朵片片地浮上来。我们不等母亲发话，早自觉地跑去拿了碗来，母亲笑骂着，一人一勺，然后在我们此起彼伏的“吸溜”声里，把豆腐脑捞进纱布，框进一个四方的木框，上面压上案板和重物，待控干水分，一方白花花的大豆腐就成型了。

最怕的是蒸馒头或是摊煎饼。母亲会抓我们去拉风箱、烧鏊子，起初百般不愿，调皮捣蛋，可代价是浓烟滚滚，呛得自己涕泪交流，只得收敛脾气，认真去做。看来，这些磨炼性情的好营生。

最轻松的是祭祖，父亲会率领着我们兄弟，女孩子是不能去的。山道崎岖，空气清冷，父亲端着食盒走在前面，哥哥拎着纸香，我提着鞭炮，弟弟攥着酒壶，前前后后都有去祭祖的队伍，一路去往山上的墓地。

待客的馒头蒸好放进了瓷瓮，摊好的煎饼也能够吃出农历正月十五，菜买了，肉割了，鸡也杀了，鱼鳞也刮了，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大门贴上了喜庆的春联，五颜六色的过门钱迎风招展……仿佛万事齐备只等五更分二年了，母亲忽然又寻出一只酱油瓶，塞进我的手里……

一晃就到了除夕，累了一天，眼皮早早地开始打架。灯光下，母亲还在为我们的新衣钉着最后的钮扣，父亲在火炉旁炸着丸子，油锅里滋滋啦啦的碎响传入耳际，飘飘袅袅的香味塞满鼻腔，在兴奋与期待之中，我们慢慢闭上眼睛，待到被鞭炮惊醒，就是新的一年了！



杨家埠木版年画(资料图,与本文无关)

年画艺人刘明杰

□朱建霞

贴上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，是很多地方的传统年俗。明亮鲜艳、喜气洋洋的年画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祈愿，更代表着人们对新年的期待和祝福。

潍坊作为中国著名的年画之乡，历代年画艺人不断传承发展年画艺术，凭借着扎实的绘画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，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和喜爱，几经岁月，经久不衰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年画的内容也与时俱进，注入了创新的思想与设计，使得潍坊年画艺术更加富有时代感和个性化。

原潍县西杨家埠村人刘明杰是杨家埠最有影响的画师之一，也是一位领跑杨家埠年画行业的高手。刘明杰（1857年—1911年），家中兄弟三人，因为家贫，投奔西杨家埠村姥娘家，和哥哥刘明伦在舅舅的“南义和”店里干活。自小耳濡目染，聪慧机敏的他，童年时期开始画年画。15岁时独立创作《韩湘子出家》四幅连环年画，显示了他超凡的艺术才能，其表现力、创作力让人赞叹。

清代同治以后，战乱不断，市场萧条，年画业逐渐衰微，为了生存，杨家埠的年画艺人只得远赴他乡卖画。舅舅过世后，刘明杰在哥哥刘明伦的带领下，到烟台、济南以及东北等地销售年画。走南闯北的生涯，使刘明杰增加了见识，开阔了眼界。

刘明杰自己画稿，自己刻版，题材和质量领先于同行，不到40岁，他就成为西杨家埠村年画作品最多、创作内容最丰富，在外地影响最大的农民画家。作品中，各种人物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，各类花卉、鸟兽，动态各异，是杨家埠标新立异、少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年画艺人。刘明杰的画稿新颖，内容不拘泥于传统，他利用自己外出卖年画的经历和见闻，突破传统模式，把地理、历史知识纳入年画，标新立异地创作了《天下地理图》《天下帝王图》《泰山行旅图》《四岳图》，以及正篆字体的《千字文》《秤头歌》等年画，首先把民间的交通旅游和地方普及史、地方知识纳入年画之中。

刘明杰还设计印刷了《炮打日本鬼》《红灯照》《义和团》等政治讽刺年画，开创了版画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和反帝反封建的先例。他刻版并由东大顺画店印刷的《炮打日本鬼》，以甲午海战为素材，热情赞扬了我国民众抵抗外敌入侵、保卫祖国的英勇行动；《义和团》《红灯照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，大胆赞颂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。这些作品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坚守民族尊严、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。

刘明杰在销售年画时，还喜欢把年画

的内容编成押韵的顺口溜进行唱卖，这种新颖的销售模式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卖老虎年画时，他张口即来：“大老虎，小老虎，买了家去贴满屋。大人看了不生气，小孩看了他不哭。”在销售《红灯照》年画时，他唱道：“打洋鼓，吹洋号，领人马，扛抬炮，头里走的义和团，后面跟着红灯照；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败了鬼子争功劳。”但是，这套年画触怒了当时的潍县官府，原版被搜出劈毁，幸得同村人保护，刘明杰才得以逃过劫难。在售卖《摇钱树》的年画时，刘明杰就唱：“家贴摇钱树，强其百万富。一天摇一摇，落下无其数。老少齐打扫，盛钱的大囤高出屋。”唱词立足年画内容，把人们盼望富裕的愿望更具体化和鲜明化，诙谐有趣的唱词引得人们纷纷抢购。

清光绪庚子年（1900年），八国联军打到金銮殿下，慈禧太后带上光绪一路逃往西安。悲愤的刘明杰冒着杀头危险，一夜间画出《慈禧太后逃长安》。画中慈禧骑着毛驴，后面跟着光绪皇帝和一群宫女太监，把当朝天子光绪和慈禧太后西逃的狼狈相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此画刚刚销售，即引起官府查究。刘明杰连夜逃往外地，官府找不到人，才不了了之。

作为年画中给门神加金线、金装饰和把灶王爷白脸改为粉脸的创始者，刘明杰在技法上的思索和创新，让杨家埠年画走得更远。在年画的印制中，他首先把灶王爷等人物像上加上浅粉色脸，突破了年画人物表情的平白刻板，使人物更加立体、生动，这引起外地客商抢购和本地年画艺人的模仿。为了突出门神的神圣和威严，刘明杰还尝试了在门神的印制中，勾绘金线，加入金粉装饰，这些革新使传统年画更加精美，符合了一些大城市消费者的需求。

“一朵忽先变，百花皆后香。”光绪末年，在以刘明杰为首的一批新老艺人的创新影响下，杨家埠木版年画达到了极盛时期，仅西杨家埠村就有画店100余家、画工500多人，年用纸高达2万多令（印面约5000万份）。

年画因为只有在进入腊月到春节期间售卖，平日没有生意，刘明杰空闲时，又干起了糊纸扇的买卖。他把年画的绘画技艺用到扇面上，设计刻制了“孔雀开屏”扇面，每年到天津、东北等地糊扇子卖。1911年夏天，他到辽宁营口卖扇时，寄居在一座破庙里，于农历六月廿四，因突遇暴雨，房倒遇难。

因为年画讲究年年换新，一般不留文图，市场好的，来年继续印制，失去销路的年画就把木质画版刮掉销毁，另刻新样，所以，刘明杰的年画大多失传，仅在文史资料的故纸堆里，偶尔寻觅到他一掠而过的身影。